



第三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集

陈桂月 徐杰 钟奇 主编

#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The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集

陈桂月 徐杰 钟奇 主编

#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陈桂月,徐杰,钟奇主编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19-2937-7

I. ①汉… II. ①陈… ②徐… ③钟… III. ①汉语—  
研究—文集 ②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53 ②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851 号

---

书 名: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中文编辑: 徐 雁  
英文编辑: 侯晓娟  
责任印制: 汪学发

---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 数: 42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2937-7/H·10322  
定 价: 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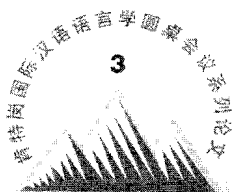
---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 目 录

|                                       |         |
|---------------------------------------|---------|
| 1 / 书面语篇的主题串连与省略                      | 周国正     |
| 25 / 汉语的天平如何摆放                        | 李家树     |
| 43 / 汉语时体标记系统的古今类型变化                  | 左思民     |
| 71 / “时”“体”的类型刍议                      | 金立鑫     |
| 85 / 动词否定句的几个问题                       | 郎大地     |
| 96 / 闽南话动宾语式的语意、句法、信息互动探讨<br>——以“食”为例 | 连金发 于嗣宜 |
| 109 / “经过/经 + VP”结构的受动特性和语用势能         | 屈哨兵     |
| 134 / 复合名词中量词的用法及功能                   | 濮明明 濮擎红 |
| 155 / 谈比较类比字句与比拟类比字句的区别和联系            | 史佩信     |
| 166 / 生成语法的“语类”与传统语法的“词类”比较研究         | 徐 杰     |
| 187 / 全称句式不同表达方式及表达功能                 | 杨凯荣     |
| 216 / 状位 NA 主谓短语的入句规约                 | 张邱林     |
| 234 / 台湾新词的“-族”后缀                     | 竺家宁     |
| 250 / 关于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一点看法                 | 张生汉     |
| 262 / 从构式语法理论看汉语词义研究                  | 王 惠     |
| 277 / 《切韵》系韵书中四种异常音切之考察               | 徐朝东     |
| 288 / 古入声在株洲中心城区话的音韵层次                | 钟 奇     |
| 301 / 再论双语互译文本在对比研究中的定位               | 李东辉     |

|                                          |     |
|------------------------------------------|-----|
| 322 / 汉日疑问词疑问句的韵律区别形式<br>——对无句末语气词疑问句的考察 | 杨晓安 |
| 337 / 汉语的内涵义及与英语的比较                      | 郑雅丽 |
| 353 / 海外华人社会中汉语（华语）教学的若干问题<br>——以新加坡为例   | 郭 熙 |
| 368 / 新加坡社会语言土壤下的华语文学习<br>——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为例 | 陈桂月 |
| 381 / 香港中文书写与现代汉语规范                      | 陈学超 |
| 393 / 汉语发音教学献疑                           | 严翼相 |
| 405 / 编后                                 |     |



# 书面语篇的主题串连与省略

周国正  
香港浸会大学

**提 要** 本文考察书面语篇中主题省略与重复的现象,指出主题串这一观念从主题之间的线性关系着眼,对某些现象未能妥善解释。经带入语篇与语用考察后,本文指出:1. 语篇的整体格局(schema)可以提供主题,无须在主题串的开端标明。2. 前句后部(尤其是宾语)往往能以零形式做次句的主题。3. 语篇中某些主题是伪主题,从语篇表意的层次看与其他主题并非处于相同层次,因此不会阻断主题串。4. 重复同一主题是出于宣示主题(topic-announcing)的需要,宜从语用而非逻辑角度考虑决定。

**关键词** 主题链 语篇 省略 串连

## 一、语篇的重要特征——省略

传统上句子是语言研究中的最大单位,比句子更大的单位——句群/语段/语篇,往往被视为已经超出语言学研究范围而不加措意。不过,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言是用来满足沟通需要的,很多情况下,单凭一个句子往往不能完全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难以满足个别情景中的沟通需要,这时就要用一组句子去组成语篇。从满足个别情景中的沟通需要这个角度看,语篇才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单位。这里要注意的是“语篇”(包括书面篇章,本文即以书面篇章为研究对象)虽然往往由一组句子组成,但两者在概念上却并不相同。

“一组句子”可以界定为是围绕同一主旨丛聚起来的几个句子。但即使满足了这样的条件,如果欠缺某些特定结构方式(例如省略、连接词)的话,我们在语感上仍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语篇<sup>[1]</sup>。例如:

- I. 甲 (1) 英国商人布兰信在1998年12月乘坐热气球尝试环绕地球一周。
- (2) 英国商人布兰信乘坐的热气球在1998年12月初横越亚洲时被逼升越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而消耗大量燃料。
- (3) 英国商人布兰信乘坐的热气球在1998年12月在太平洋上空遇上一道低压槽。

- (4) 英国商人布兰信乘坐的热气球在 1998 年 12 月在太平洋上空 2 公里至 10 公里的高度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气流乘风东进。
- (5) 英国商人布兰信乘坐的热气球 1998 年 12 月试图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功亏一篑。

例 I 的 (1) 至 (5) 句其实是由以下这个语篇改写而成的:

- I. 乙
- (1) 英国商人布兰信在 1998 年 12 月乘坐热气球尝试环绕地球一周,
  - (2) 月初横越亚洲时被逼升越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而消耗大量燃料;
  - (3) 其后在太平洋上空遇上一道低压槽,
  - (4) 在 2 公里至 10 公里的高度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气流乘风东进,
  - (5) 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功亏一篑。

一般人都会觉得例 I 乙是一个正常的语篇, 但对例 I 甲, 即使我们把前面的 (1)、(2)、(3)、(4)、(5) 去掉, 再把 5 句不分行连书 [各句分行加上 (1)、(2)、(3)、(4)、(5) 是方便说明称引, 以口头念出来时本来就没有这些分别], 也不会给人这是“一段话”的感觉, 只会使人觉得是“一组句子”, 甚至是“一堆句子”。

例 I 甲和 I 乙的最大分别何在? 在于前者每一句都是完整的句子, 而后者却有所省略, 即“英国商人布兰信”和“1998 年 12 月”两项<sup>[2]</sup>。从句法的层面看, 例 I 甲每一句都是合乎语法的 (grammatical), 但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写, 我们会觉得很不正常, 很别扭。从语用学的观念看, 就是不恰当 (inappropriate)。

每一句都符合语法规律的句子合起来反而令人产生不恰当的感觉, 这是句法规律所不能解释的, 也是以句子为最大语言单位这种做法所无法处理的。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句法合法性之外, 语篇结构的恰当性 (appropriateness) 还有别的要求, 即语篇之中各句要有所衔接和连贯, 然后才会给人“一段话”的感觉<sup>[3]</sup>。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省略的问题。对省略的看法, 一般认为目的在于避免冗赘重复, 此外把已知的部分省去, 也可以起突出重点——所要传达

的未知部分——的作用。

在语言沟通中,语言使用者是不断运用短时记忆的,这点说、听双方(包括书面表达中的作者、读者,下同)都有潜在的互相理解。因此当某些成分在前面已经提及,或语境上可以提供时,说、听双方就可以假定对方仍在短时记忆中保留,即使不再说出仍然可以假定知悉有关成分,按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当然就无须再说出来,而应该集中于那些不说出来对方就不知悉的部分。

### 1.1 省略在建构语篇中的功能

上面的看法虽然正确,但只是解释了为什么可以使用省略,并没有说明何以必须使用省略。从例 I 甲看出,其中各句如果不作适当的省略,不仅冗赘、不能突出表达重点,而且根本不能给人“一段话”的感觉,听起来只是一堆放在一起的句子;必须把某些成分适当省去,才可以使人觉得是一个语篇。

其中原因要从相关的两个方面看:

(一) 省略的最大特质就是句子字面结构不完整,以例 I 乙 (2)、(3)、(4)、(5) 各句为例,其中都欠缺被陈述的成分——主题(也就是赵元任所称的主语)<sup>[4]</sup>,如果仅从字面结构所提供的成分(信息项)解码,各项事态叙述〔(2) 升越、消耗, (3) 遇到, (4) 找不到、乘风东进, (5) 功亏一篑, 等等〕都不知陈述何人何物;只有陈述部分而无被陈述部分,陈述部分当然无从系定(anchor at),其陈述功能亦无法达成而使句子失效(ineffective)。要令句子有效达到沟通功能, I 乙的 (2)、(3)、(4)、(5) 各句必须超出自身句界,与 I 乙的 (1) 连系成一个整体,这样才可以“借”用 I 乙 (1) 中的“英国商人布兰信”构成“主题+论述”结构去达到陈述功能。省略可以逼使各句外求,与其他语句连结,由是产生衔接而给人“一段话”的语篇感觉。简言之,若有 A、B 两句,其中 B 句不能脱离 A 句而独立运作,这是 B 依存于 A, A、B 连成一体的表征。省略之所以有整合各句为一语篇的功能,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二) 在这个机制成为共守的语言惯例之后,如果我们像例 I 甲般——重复主题(这里略去不谈时间状语“1998 年 12 月”)令全句皆完整,自然就会

带出一种反面信息——说话者不通过省略逼使我们把 (2)、(3)、(4)、(5) 与前句连接，目的是要我们把有关句子都视为各自独立的单位，这样自然不会令人产生“一段话”的感觉。因此，当说者知道听者可以从上句提取某信息项的时候，不仅可以省略，而且不能不省略。否则就会令听者觉得说者有特别的沟通意图，或是作排比式修辞，或是令每一句都独立自足而自成一位，或是做“像新闻报道的标题”，等等<sup>[5]</sup>。

## 1.2 省略的不确定性

这里要顺带提及语篇研究的特性。语篇研究与句法研究不同，句法研究一般要求找到规律 (rule)，若 X 则 Y，要有很强的预测力 (predictability)。但语篇研究则只能要求找到原则 (principle)，若 X 则多半是 Y，只显示较大的倾向性。以例 I 甲为例，我们只可以说，在正常的语篇中，若各句有一共同主题，那么该主题在第一句标明之后多半会在后随的句子中省略，但我们不能准确预测一定在各句中都省略。例如下面两种部分重复（部分不省略）的方式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 I. 丙
- (1) 英国商人布兰信在 1998 年 12 月乘坐热气球尝试环绕地球一周，
  - (2) 月初横越亚洲时被逼升越世界最高的喜玛拉雅山脉而消耗大量燃料；
  - (3) 其后布兰信在太平洋上空又遇到低压槽，
  - (4) 在 2 公里至 10 公里的高度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气流乘风东进，
  - (5) 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功亏一篑。

(下画线者为重复的主题，下同)

或

- I. 丁
- (1) 英国商人布兰信在 1998 年 12 月乘坐热气球尝试环绕地球一周，
  - (2) 月初横越亚洲时被逼升越世界最高的喜玛拉雅山脉而消耗大量燃料；

- (3) 其后在太平洋上空又遇到低压槽,
- (4) 在2公里至10公里的高度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气流乘风东进,
- (5) 布兰信环绕地球一周的壮举功亏一篑。

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可以预测省略的出现,但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究竟是用例I乙、I丙还是I丁的方式。

省略和残缺不同,残缺指的是需要存在的成分不存在,而省略指的是已存在的成分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而已。从认知心理学看,可以这样理解,存在即指某成分上文/语境已经提供,而且在听者意识之中处于活跃状态(activated)。如果这个成分是主题,则会呈现一个主题连续带若干论述的现象,这些论述中所省略部分的所指,与该主题相同(co-referential),即主题决定省略项所指的成分:曹逢甫称之为主题串(topic chain)<sup>[6]</sup>。中国传统的训诂疏解中有“承前而省”的说法,指的是相类的现象(“承前而省”的不限于主题);曹氏主题串这个观念的提出,比之“承前而省”要准确明晰得多,不过仍然留下一些尚待解答的问题:(一)主题串中断后,如何再与后随的成分相续?(二)主题串在相连不断的情况下何以有时反而重复标出主题[如例I丙(3),I丁(5)]?以下我们就以书面语篇为对象,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 二、主题串的中断与相续

### 2.1 主题在串连语篇中的作用与限制

主题串中的“串”(chain)所凸显的是线性关系,即语流由前至后,一—相连,主题之所以“可将其语义覆盖范围延伸到几个句子,主题范围内的句子可形成一个主题串”<sup>[7]</sup>,即以这种前后相续的结构为基础。不过,在一般语篇中,我们却时常发现主题串中断(即中间夹杂/插入其他主题),但其后又再相续的情况。例如:

- II. (1) 我们是去寻找古代文明路基，  
 (2) (我们) 却发现竟然有  
 (2i) 那么多路段 荒草迷离、  
 (2ii) (那么多路段) 战壕密布、  
 (2iii) (那么多路段) 盗匪出没。  
 (3) 吉普车的车轮 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  
 (4) (我们) 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  
 (5) (我们) 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  
 (5i) 这里，宗教极端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  
 (5ii) 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  
 (5iii) 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毒梟集团杀害……<sup>[8]</sup>

[例 II 中字词下的双横线表示句子大主题，单横线表示句内小主题（从句、包孕句、主谓式谓语中之主题），括号内者表示省略掉的主题，由本文作者补上。偏正复句中仅列主句中的主题。]

例 II (1) 中的主题“我们”，以省略形式覆盖例 II (2)，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承前而省”，主题串的说法也很能解释这种现象。但到了例 II (3)，出现了另一个主题“吉普车的车轮”<sup>[9]</sup>，“我们”这一个主题串已经中断，“我们”如何跨越例 II (3) 之后再以省略的形式延伸至例 II (4)、(5)，还缺少一个系统的解释。我们可以尝试这样说，起作用的是短时记忆，例 II (1) 中的主题“我们”既然可以依赖短时记忆在例 II (2) 中以省略形式重做主题，也可以假定（而且必须假定）在跨越了例 II (3) 的另一个主题之后仍然能够依赖短时记忆在例 II (4) 中以省略形式重做主题。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留下和引起了另一些问题。

（一）说到短时记忆，在例 II (4) 之前有“我们”和“吉普车的车轮”两个主题所留下的短时记忆，何以在例 II (4) 起作用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或两者一一起作用？单以例 II (4) 而论，说主题是“吉普车的车轮”亦无不可，例如：“\* 吉普车的车轮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是崎岖不平的弹坑？是埋在泥土下的地雷？还是平滑宽敞的柏油路面。”必须到了例 II (5) 我们才可以确定主题不是“吉普车的车轮”而是“(我们)”，因为“(吉普车的车轮) 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不成话。再由于例

Ⅱ (5) 和例Ⅱ (4) 的“所知道的”和“完全不知道”反义对应,这时才可以确定例Ⅱ (4) 中的主题是“我们”<sup>[10]</sup>。

因此,在说前句的主题可以延伸而覆盖以后若干句时,必须很小心,因为这种延伸只可以理解为主题成分借短时记忆在听者的意识中保持活跃状态,但它本身并不确定覆盖哪些部分,只有当某一项论述能够(最好是“只能够”)和此主题相配时,这个主题才会被选取。

(二) 按上一点的分析,主题串这个提法并不完全恰当,因为“串”,尤其是英语中的原文 chain 意味着前后一一相连,如果可以如例Ⅱ 般中断(类似例Ⅱ 的例子不胜枚举),则主题延伸覆盖的机制恐怕就不是由前到后的一一串连。

虽然加上了语义限制(语义配对)的条件,在例Ⅱ 中我们基本上还是从线性关系去解释例Ⅱ (1) 中的主题“我们”怎样延伸覆盖例Ⅱ (4)、(5)。换言之,当主题在前句出现之后,在一定时间内(很可惜,其长短无法清楚界定)就会在说者、听者的意识中处于活跃状态,随着语篇发展,这一主题以省略形式一一经过随后的论述,当某项论述语义上与其相容时,则这一主题可以再以省略形式与这项论述相合。

## 2.2 “常规格局”在串连语篇中的潜在功能

不过,上面的说法却不能解释以下的语篇:

- Ⅲ. (1) 崇基校园生活正是我生命混沌日子,  
(2) (我) 那时灵智未开,  
(3) (我) 确余真情。  
(4) (我) 现在回顾起来  
(5) (崇基的校园生活) 也有足述吧,  
(6) (这) 正如说不论是否英雄人物, 每个人回顾自身的过去,  
    (每个人) 都会流泪的。  
(7) (我) 今天灵智不足,  
(8) (我) 记忆力也渐衰退,  
(9) (我) 便不想以混沌说混沌了。

这是一篇文章中的第二段及第三段的上半,在其前的第一段“我”从未

出现<sup>[11]</sup>，例Ⅲ（2）、（3）、（4）中的“（我）”的“出现”，以及在例Ⅲ（7）、（8）、（9）“重现”，显现不能够由前见的主题凭借短时记忆在意识中处于活跃状态去解释。

这两段来自一篇名为《混沌忆崇基》的文章，“忆XX”这一类文章一般都是作者对某人某地某事的怀念，因此整体上都可说隐含了作者“我”这个主题，听者可以基于这个理解而在例Ⅲ（2）、（3）、（4）之前自行提供。这个成分提供出来之后，就在意识中处于活跃状态，因此到了例Ⅲ（7）、（8）、（9），再受到相容语义的触发，这个潜在的主题又重现了。不过，对例Ⅲ（7）、（8）、（9），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点：即使其前没有例Ⅲ（2）、（3）、（4）三句，例Ⅲ（7）、（8）、（9）前的“（我）”仍然是可以通过相同的机制——全篇都隐含了作者“我”这个成分——由听者自行提供的。把这种说法再推进一步，这个机制可以为例Ⅲ（2）、（3）、（4）、（7）、（8）、（9）各句一一提供有关成分，各句根本无须依赖前句中的主题。也就是说，其间无须具有主题串的前后关系。

这类主题由语篇的常规格局（schema）提供，例子很多，以下再举两例：

#### IV. 金圣华《译者心声》<sup>[12]</sup>

- （1）睡眠惺忪中，（我）终于把难缠的原文译完了。
- （2）窗外，子夜的黑沉沉，变成凌晨四点的云淡星稀，
- （3）不久，即将晨光熹微了。
- （4）（把难缠的原文译完是）好一场艰苦而孤寂的搏斗！
- （5）（我）孑然一身冲进密密的丛林，
- （6）原文像一团浓雾，黏稠稠塞在茫茫夜色中，劈也劈不开。
- （7）（原文）到处都是阻力，
- （8）抽象名词是随地蔓生的杂草，
- （9）（这些杂草）一丛丛、一堆堆，
- （10）（我）必须小心摸索着，绕道而行，以免绊倒。
- （11）浅字像防不胜防的泥淖，
- （12）一不留神，一脚踩下去，说不定（我）会仰天一跤，摔得金星直冒。
- （13）还有那又长又累赘的句法呢？

- (14) (这句法) 简直是热带雨林中的蔓藤,
- (15) (这些蔓藤) 一条条从树上挂下来,
- (16) (这些蔓藤) 在前后左右轻拌,
- (17) (这些蔓藤) 拂之不去,
- (18) 漆黑一片中, (我) 如何前进呢?

V. 余秋雨《哀希腊》<sup>[13]</sup>

- (1) (我们) 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
- (2) (我们) 中停曼谷,
- (3) (我们) 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
- (4) 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我们) 换飞机向雅典出发。
- (5) 飞机 追着夜色走,
- (6) (飞机) 只怕被黎明赶上,
- (7) 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 等到(飞机) 不想飞了,
- (8) (飞机) 一停, 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
- (9) 雅典机杨显得过于狭小而陈旧,
- (9i) 尤其是海关和出口处, 像一个小城市的汽车站,
- (10) 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
- (11) 也许我们没有权力取笑它,
- (12) 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
- (13) 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 (它) 早已悠然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
- (14) 不过, 作为一个门户, 机场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盛衰。
- (15) 人们早已习惯了国际间一般的机场格局,
- (16) (机场) 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 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
- (17) (这) 多少包含着一点悲哀。
- (18) (我) 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
- (19) (我) 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
- (20) 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
- (21) (我) 只从罗马看起,

- (22) 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 (我) 不想轻易踏入。  
 (23) 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23i) (我) 倒没有仔细想过,  
 (24) 但(它) 肯定不应该是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伦,  
 (24i) (它) 既已失去古代的格局, (它) 也没有现代都市规划。

例Ⅳ是译者的翻译经验谈, 语篇格局隐含了译者“我”; 例Ⅴ是游记, 也隐含了游者“我”。受者把文中某些句子所隐藏的成分理解为“我”, 都可以由整体格局去解释。其实, 就算例Ⅲ、Ⅳ、Ⅴ中所隐含的“我”曾经在前文出现, 用线性关系的主题串去解释其覆盖后文仍然是不大理想的, 例Ⅲ中有两个成分: 显现的“崇基的校园生活”和潜在的“我”, 前者首先在例Ⅲ(1)中出现, 被例Ⅲ(2)、(3)、(4)中潜在的“(我)”隔断之后再在例Ⅲ(5)中以省略形式“重现”; 后者则先在例Ⅲ(2)中以潜在形式起作用, 串联例Ⅲ(3)、(4)之后被例Ⅲ(5)、(6)隔断, 再在例Ⅲ(7)中以省略形式“重现”。如果按主题的说法, 那么这里有两个主题串, 互相隔断又再各自连接, 我们必须假定有两条线分别发展才可以解释, 问题是这两条线中的成分在语篇中却又只是在相同的一个时间轴线上前后相承, 令其间的线性关系(如果还可以称为线性关系的话)呈现很大的复杂性。

但例Ⅲ还是比较简单的, 例Ⅳ、Ⅴ复杂得多, 例Ⅳ有一个主要的潜在成分——译者“我”, 纯粹从主题串的角度, 它断断续续地接到例Ⅳ(17), 但其中夹杂不少其他主题(或主题串), 例Ⅳ(4)是“(把难缠的原文译完)”, 例Ⅳ(6)、(7)是“原文”[及(原文)]的另一个主题串, 例Ⅳ(8)是“抽象名词”, 例Ⅳ(9)是顶真式以上句宾语为主题的“(这些杂草)”, 例Ⅳ(11)是“浅字”, 例Ⅳ(14)是顶真式[承例Ⅳ(13)的宾语“(这句话)”]<sup>[14]</sup>, 例Ⅳ(15)也是顶真式[承例Ⅳ(14)的宾语“(这些蔓藤)”], 例Ⅳ(15)、例Ⅳ(16)、例Ⅳ(17)以“(这些蔓藤)”构成另一主题串, 最后接回例Ⅳ(18)的“(我)”, 这个“(我)”也在上述的其他主题/主题串中断续出现[例Ⅳ(5)、例Ⅳ(10)、例Ⅳ(12)]。简言之, 由例Ⅳ(1)至例Ⅳ(18)之间, 夹杂了5个其他主题, 2个其他主题串, 主要成分“(我)”, 则断续5次以省略形式“重现”。

例Ⅴ也是多个主题串在同一时间轴线上出现。例Ⅴ(1)、(2)、(3)、

(4) 是以“(我们)”所带领的一串谓语,后面是例V(5)、(6)、(7)以“飞机”为主题的主题串,例V(9)的主题是“雅典机场”,例V(10)是复指雅典机场狭小陈旧的“这”,例V(12)是顶真式的“它”[承例V(11)的宾语“它”],连上例V(13)后又成一主题串;例V(14)再回到主题“机场”,这个主题被例V(15)的另一个主题“人们”隔断后再以省略式连上例V(16)而构成主题串。例V(17)把例V(16)整句[“(机场)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用“这”复指而构成新主题,最后再转到例V(18)、(19)、(20)、(21)、(22)“(我)/我”这一主题串。例V(23)把原来的句子形式宾语“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提前做主题,原来的主题“(我)”下降为主谓式谓语中的小主题。例V(24)和(24i)就以(23)句子主题中的主题“它”做主题,用省略形式。

例Ⅲ、Ⅳ、Ⅴ等都是很常见的语段,理解起来很容易。但分析之下,却发现其中各组谓语的潜在主题往往不是由前句提供,难以用主题串解释。

我们现在分析语篇Ⅳ,看看其中呈现什么情况:

例Ⅳ(1)中的潜在主题“(我)”是由语篇的常规格局所提供的,这个主题以“终于把难缠的原文译完了”为谓语。这个谓语随即作为下一个主谓句例Ⅳ(4)的潜在主语[例Ⅳ(2)、(3)是非主谓句,带插语性质];例Ⅳ(5)又回复到原来的,由常规格局所提供的主题“(我)”。例Ⅳ(6)是有关解释之难的细项说明,标出新主题“原文”,跟着以零形式做例Ⅳ(7)的主题,例Ⅳ(6)、(7)构成主题串。例Ⅳ(8)标示第二个细项“抽象名词”,以此为主题带出一个宾语“随地蔓生的杂草”,这个宾语随即在例Ⅳ(9)中以零形式做主题。例Ⅳ(10)在结构上回转到由常规格局提供的主题“(我)”,但例Ⅳ(9)、(10)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一句。例Ⅳ(11)标示第三个细项“浅字”,例Ⅳ(12)又回转到“(我)”,关系和例Ⅳ(9)、(10)一样。例Ⅳ(13)以引介句带出第四个细项“句法”,以此作为例Ⅳ(14)的主题,句中又带出做暗喻的宾语“蔓藤”,例Ⅳ(15)、(16)、(17)一一以“(这些蔓藤)”的零形式做主题,再回复至由常规格局所提供的零形式的“(我)”。

在语篇例Ⅳ中,例Ⅳ(1)与例Ⅳ(4)、例Ⅳ(8)与例Ⅳ(9)、例Ⅳ(13)与例Ⅳ(14)非常类似,都呈现了一种类似顶真式的做法,即以句子的后半部(或谓语全部,或谓语中的宾语)做下一句的零形式主题。认知心